

’94 深圳作家丛书

海外心語

吴俊辉 著

海天出版社



1007
W82e

海外心语



吴俊辉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宋城

装帧设计 木土

海 外 心 语

吴俊辉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深圳天时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印张 7 字数 13 万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5-081-1/I·11

定价:12.80 元(平) 22.80(精)

卷一

海外摯情

叶落归根游子梦

在国外与亲友相聚，话题最多的是根。

老友启承告诉我：老一辈华人的夙愿叫叶落归根，而新一代华裔的现实则是落地生根。

可真正能够叶落归根的老华侨毕竟不多。许多老华侨把能够从同乡好友那里得知家乡一鳞半爪的消息视为最大的满足；把嘱咐子孙将自己的骨灰带回故土作为生前的遗愿；还有许多老华侨常告诫同辈人千万别迷上热带的果王榴莲，就是担心会留恋异国他乡回不了“唐山”。

父亲则是数以万计的老华侨中幸运的一个。幼年丧父迫使他不满15岁就跟着叔伯们飘洋过海，第

一次回到家乡时已经隔了半个世纪了，小学同班同学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6位。记得他第一次回到家乡时，见到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难舍难分的心情，即使和路边摆摊的小个体户也可扯上一时半刻，不用说和老同学见面那种如醉如痴的神态，那种兴奋和激动几乎持续了月余才渐渐平息。当时，我不解，可他倒象遇见了一个陌生人一样反问我：你懂什么？要知道我是在帮海外那些不能回来的乡亲们看一看家乡的。这件事一直到后来我才弄清楚，当我在国外探亲时，偶然从一个慈善机构里获悉：不少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华侨，含辛茹苦一生，最后却连殡葬的费用都没有，还是父亲连续10年来先后捐赠了200多万港元才使这些人“老有所终”时，我的泪水早就溢满眼眶了。

原来，叶落归根只是一个美丽的游子梦。

我曾经在福州的西湖大酒店拜访过父亲的挚友、世界级富商林先生。他虽年过花甲却精神奕奕，一身浅黄的运动员装束使他显得格格外年轻。在毫无拘束的交谈中，和我们一行的台湾一家鞋业大公司的总经理魏先生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林总，我有一件事想冒昧向你请教一下。凭你在国外的声望、庞大的资产以及事业发展的前景，你为什么还要到这

里投资呢？林先生呵呵大笑：为什么？这里是我的家乡呀。难道我不应该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一点点事，不应该为家乡的建设出一分力吗？叶落总要归根嘛。

好一个叶落归根，话语出唇声铿锵。

我明白了：近10年，林先生为什么在全国大小城市兴办了100多家企业，而且，仅在家乡就兴办了融侨、洪宽和福清湾等规模宏大的开发区，甚至动员了“烟草大王”、“纺织大王”等还在异国的同乡巨富到家乡兴办实业，雄心勃勃地准备把家乡建设成为福建省的改革开放的窗口；

我更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出国50年才回一次家乡，而近几年，虽然年逾七十，反而一年要回二三次故乡，回到故乡，居然是餐餐都先要一碗清香扑鼻的红薯粥垫肚。

是不是叶落归根本来就是一个难圆的游子梦，而难圆的梦却又是最美的？

落地生根新一代

闲聊中得悉：岛国的 700 余万华人中，除了少数年事已高的老人仍持有中国护照以外，90% 甚至 95% 以上的华裔都已经在 30 年内陆续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

好友明华君对此事深有感慨地道出了肺腑之言：这一切，全亏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卓识。为数众多的华裔才得以在当地继续生存和发展。

新一代的落地生根——这确实是我离开 30 年后感受到的岛国的巨变之一。

老一辈的叶落归根与新一代的落地生根，其区别就在于：亲友之间的交往，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

的事，而是事关两个国家人民的交流。尽管人分属两国，但亲友仍然是亲友。这种微妙的关系，尤其在与30—40岁的青年华裔的交往中更显得突出。在他们的言谈中，祖国不再是遥远的唐山，而是他们脚下那一片热带的沃土。这是全然有别于眷恋乡土一片情深的老一辈华侨。而随着老一辈华侨缓缓从商界淡出，一代年富力强的新华裔，正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逐步取代父辈们执掌着家族经济的现在和未来。

永超表叔正是这样的一个华裔。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小得多，叫他表叔，是因为他的辈分比我大。虽说辈分悬殊，但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一块上学，感情胜似兄弟般亲密无间。

探亲期间，几乎都是他和桂英舅母两人陪我探亲访友和游览名胜。一次，我不由担心地对他说：老是这样陪我，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呢？他听了哈哈大笑：不用担心，如果连这几天时间都抽不出，我又怎么能到国外旅游度假呢？桂英一旁打趣：永超既会赚钱，更会享受。全世界好玩的地方几乎都让他跑遍了。陪你玩几天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桂英所言非虚，仔细观察永超确实今非昔比。记得他父亲庆品叔公在世时，经营的也不过是一家面

积约为 100 平方米的日杂商店，而如今，他的生意几乎遍及欧亚美 10 几个国家。

一次出游归来，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去看他新落成的仓库。新仓又高又宽，粗略估算，大约有 2000 多平方米，我对他翘起大拇指说：真看不出你有这么强的实力！他眨眨眼睛：旧仓库不够用嘛，不起新的怎么办。难道说要等尿急才去挖茅坑吗？那种又急又愁的滋味已够我受了。话才说完，他又指着不远的一块地告诉我：半年后，那里还准备再起一座新仓库。你下次回来，我一定再带你来看。

比起老一辈，永超这一代人确有其过人之处。他们灵活的经营之道、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和与众不同的超人胆略，特别是他们与当地原住民那种水乳相溶的密切关系，使他们迅速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他们父辈从未有过的成就和业绩。

临别前，他动情地对我说：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我噙着泪花紧握他的手，心中翻腾着感情的波涛：这落地生根的新一代，的确已经长成挺拔的、茂密的、能够抵挡赤道风雨的大树了。

岛国春节何处寻

童年往事，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的，莫过于小时候在岛国过春节的情景。

那时，岛国的春节是炽热而温馨的。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家家户户的主妇早就忙开了：忙蒸糕、忙做饼、忙送礼。这时，不论你上哪一家，进门就会闻到一股扑鼻的饼香，让你垂涎三尺；而好客的主妇又一个劲地端这端那，恨不得你尝遍了她的杰作才罢休。你尝得越多，就说明她的手艺越高，就越讨得她的欢心。蒸糕做饼照例是轮不上我们的：上炭火虽然简单，但弄得不好，不是生便是焦，主妇们显然不会放心，即使给各式各样的饼上点葡萄干，她们也不会让你去做的。谁都知道好吃的小孩边做

边吃，饼还没烘出几盘，葡萄干已经供不应求，还敢叫你帮吗？

蒸好年糕，烘好饼干，送礼的任务才交给我们负责。我领着佣人走家串户，以关系的亲疏决定送礼品的早晚。拖上十天半月送完了，接着就眼巴巴等着盼着除夕那餐团圆饭了。一桌子的鸡鸭鱼肉和平时难得一见的贝菰翅鲍，令孩子们雀跃欢呼不已，拜祭过祖先和为故乡的亲人祈祷祝福后，一家大小便兴高采烈地欢聚一堂。菜多菜少，习惯总要有剩余，说是取年年有余的好兆头。

最热闹时恐怕是从年初一大清早开始，烧炮弄杖，耍狮舞龙，老老少少都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的。接着是挨家挨户的拜年，更是孩子们最高兴不过的事了。拱手一拜，利是送来，一个个眉笑眼开。到晚上一清点，足足三、五千盾，哗，几乎相当于老爸两个月的薪水，枕着甜蜜入梦乡去了。不懂事时总希望天天过年好天天拿红包，渐渐明理懂事后，才知道从亲友那里拿回多少，父亲手里就要送出多少，甚至更多。

事隔30年，95%的华裔已经取得了当地国籍，至今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已经寥寥无几，岛国的春节还会象过去那般热闹吗？远銮叔是为数不多的持中

国护照中的一个，向他问起这件事来，他无不神色黯然地回答：老早就已经不过春节了。现在的小孩只兴过元旦和当地新年。

是啊，华侨学校被封，华文报刊被停，华侨社团被禁，华文招牌被改。农历春节已经不再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存在了。

但是，远銓叔悄悄地告诉我：说得准确一点，是不再热热闹闹地过，而是静静悄悄地过。说到这里，他的双眼充满着笑意：前20年，我们几乎是年年都在你爸爸开的“美玛”大酒店过春节。人多的时候大概有10来桌，少的时候也有5、6桌。虽然没有人说过是过节，但大家心里都有数，互相传递着家乡的讯息，几乎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习惯。说着说着，他的两眼开始泛着泪光：但是，近10年来，亲朋好友相继病故，或移居他乡，能在春节这一天在一起聚会的老朋友也不多了，而且多半都是事前已经约定好了，叙旧话新，大家的心情是沉重多于欢乐的。

我不再让老人继续说下去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岛国已经没有春节。岛国春节无处寻。真要说有，故土的春节也只不过是遗留和藏匿在那些离乡背井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华侨的心里罢了……。

醇酒浓茶苦咖啡

握着那双结满厚茧的双手，我的心不由地颤抖了。

啜着那散发腾腾热气、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串泪珠便情不自禁地滑落脸颊。咖啡很香，也很苦，细心品尝还有一点涩味。莫非是象征着主人清贫的一生？

主人待客一向热情异常，但咖啡是从不加糖的。据说，放了糖的咖啡会变味，不纯不真，喝了等于白喝。

主人姓黄，属牛，今年 70 虚龄。瘦削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刚毅的目光和略带嘶哑的声音，与 40

年前我初次相识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现在前额上已经堆满了皱纹，原来的一头黑发也也已经全部花白了。

提起我与他相识的情景，虽过了40年，却仍历历在目：小学毕业时，植物老师布置了我们完成一项“嫁接”的课外作业。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思来想去，结果是神差鬼使地溜到黄叔小小的咖啡园里。正准备大功告成的时候，不巧给黄叔逮住了。年富力壮的黄叔见到我的“杰作”，气得直吹胡子瞪眼睛：你懂不懂这么一来要减少多少产量吗？见我直哭，问明原委，却又好心地教我如何“嫁接”，以致这门作业得到全班最高分。此后，黄叔也就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记得我回国当年，他还连夜亲手研磨好两大罐咖啡粉给我带回祖国来。

18岁时就飘洋渡海离别亲人，在异国他乡种植了半个多世纪的咖啡。临老时，一生的血汗才换来将近一公顷的咖啡园，我想，黄叔应该心满意足了吧。老人不由深深地叹了口气：算是可以糊口养家吧，但几十年想要回一次老家，却总是因为凑不够旅费而不能成行。

淡淡的话语里蕴含着多少深深的乡愁？

我无不歉疚地向他提起当年送我的咖啡，因为

托运不善的缘故，结果与打泼的白树油混杂在一起，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他眼里闪着泪花：没关系，没关系。这回我再送两大罐给你。

闲聊中，我忽然发觉他喝的不是咖啡，而是一杯浓茶。见我诧异的神色，在一旁陪伴他的黄婶连忙插话：他什么时候喝过咖啡啦？除了茶还是茶。乡亲们转唐山问他要什么，他除了家乡的茶叶还是茶叶。

种植了一辈子咖啡居然点滴不饮咖啡。偏爱喝家乡的乌龙茶。我的心顿时被强烈地震撼了。

我连忙问黄婶，黄叔还有什么嗜好。“喏，还有那支荔枝酒罗。”我仔细一看，原来也是家乡盛产的一种极普通的度数也并不高的果酒。可是，就是这种果酒，在黄叔眼里却胜过陈年佳酿。

告别了岛国，我却怎么也告别不了黄叔。回到了深圳，我的眼前总有那么一个瘦削的身材在挥着手对我大声地说：“知道吗，最香最甜的，不是异国他乡的咖啡，而是家乡的乌龙茶和荔枝酒……？”